

社会理性高于个体理性

王洪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一、“范跑跑”的思想为什么不能被宽容

“范跑跑”的思想之所以不能被原谅,就在于这种思想对于学校形象而言是不适合的。学校是教育人的场所,学校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即便这个目标是理想的,不完全能够实现的,但仍然是学校教育所应当坚持的,所谓“教育中不能忽缺乌托邦”的意义就在于此。

学校教育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只顾自己的人,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的人,一个完全自我中心主义的人,一个在违背公共道德之际仍然毫无羞耻之心的人。如

果是这样,教育就彻底失败了,或者这样教育就无法拯救了。

作为一个教师,首先就不应当是这样的人。这是社会的期盼所在。一个人可以在自己能力的限度内做出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在紧急状态下是不受道德审判的。而在常态下则是要受道德审判的。不仅如此,还要受到相应的专门法律的制裁。教师作为一个特定职业,它是有价值负载的,这一特性使教师的行为规范受到专门的法律——教师法的调整。

社会对教师的期盼就在于教师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共道德的责任,

教师也有责任保护学生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这种期盼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如果教师一时冲动,而没有尽到责任则是他作为教师的失职,为此他会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当然也是以他本人具有忏悔表现为前提。这一忏悔表现也是人们原谅他的前提,因为人们可以寄希望于他的未来行为会有所改善,为此而对他采取包容态度。因为人们都相信,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理想的行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一个人压根就认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道德负载,那么社会将自己的子女交付托给他则是不放心的,甚至是危

问题作过度解读。笔者同样不赞成范美忠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但当我们把对灾后的反思集中在对“范美忠老师”个人道德问题的口诛笔伐上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被忽略甚至掩盖了。这就是对良好的制度伦理的探寻与追问。在此次震灾中,正是一些地方政府本不应有的职能缺位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苦痛,承担苦痛的是那些本应由政府提供良好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芸芸众生,“范跑跑”们承担的是良心的折磨与众人的蔑视甚至愤怒的谴责,谭千秋们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残缺的家庭,大众们则沉迷于虚幻的道德制高点上,弱化了对通过制度化途径来减少灾难的发生或损失的反思力量。

无论是美德占领公德的领地,还是公德占领美德的领地,都是一种道德的错位。因而,我们需要紧贴现实生活,合理规划公德与美德的界限,让公德的归公德,美德的归美德,从而为我们的道德重建与提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般来说,社会道德的建设路径有

二:一是个人美德主导的设计路径,即对人的设计。理想主义者一般从正面肯定人性的积极作用,希望和要求个体尽善尽美。在这种道德观念之下,道德设计的定向在于教育和培养人们的信念责任。依此路径,个人美德的实现主要靠自律,从而将社会生活的伦理约束可靠性寄托在个人的道德情操上,反倒对公共理念与公共制度等缺乏关注。二是社会公德优先的设计路径,即对制度的设计。现实主义者往往从反面认识人性的消极作用。在这种道德观念之下,道德设计的定向在于迫使和鞭策人们恪守底线伦理和职业责任。依此路径,社会公德的实现主要靠他律,从而将社会生活的伦理约束限定在社会的制度规范上,而对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与志趣不加干预。应该说,这两条路径都有其合理的理论依据,但路径的选择更仰赖于适宜的现实土壤。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追求理想的伦理状态。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从上限出发的道德理想设计,常常无法为大多数公众所落实而落于空谈。因而,笔

者主张以社会公德优先的制度设计路径作为道德建设的方向,以一种底线伦理和职业伦理重塑我们的道德体系。倡导公德优先,并不必然要忽略个人美德,相反是以注重个体的道德情操为前提的。通过吸纳美德主导的设计路径的优势,公德优先的设计路径获得了丰厚的道德思想资源。按照任剑涛教授的说法,这种吸纳是全方位的:一是将美德伦理注重个人品德的心性修养的大思路置于美德与公德互动的背景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德性致思视域;二是将美德伦理注重个人德性外推而对他人发生良性影响的思路纳入外推与内返于心的辩证思维之中,从而最充分地表现出德性的广泛影响力;三是将美德伦理注重道德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与归宿的价值,纳入现代伦理的社会要素健康互动而最有效地提升道德境界与人生境界的思路之中,从而最富感召力地使道德良知能外导行为。■



险的。“范跑跑”正是在这一点上违背了人们的善良期盼。因为人们不仅为“范跑跑”的行为担心,也为自己的子女因为受“范跑跑”的影响而成为如同“范跑跑”这样的人而担心。人们有理由这样担心,这种担心才是社会道德发出声音的依据。

“范跑跑”的道德范式就是自私自利。“除了我的女儿,即使我的母亲……”,这种表白并不说明他还担负着对女儿的责任,因为他对女儿的情感很可能是他自己的情感寄托的表现,而不是出于什么责任感。这种情感并不比动物保护自己的幼小儿女的行为高尚多少。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一种情感体现,而不是一种道德体现。道德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但不等同于情感,因为道德更多的是出于义务和责任,而不是一种情感选择。所以他对女儿的情感并非一种高尚的爱的动机,而是一种狭隘的自私的动机。

他把对母亲的照顾也列入排除的范围更说明了他的自私本性。在中华伦理道德中,对于父母的爱是天然的,是没有选择的,是“孝”的范畴,而他此时做的这一排除严重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是社会道德观无法接受的。当然也是违背社会所期许的。我们知道,爱自己父母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基本的伦理,在危难之际完全弃自己父母的安危于不顾的人是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人们相信,对父母的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人如果没有感恩和报恩的心理,怎么还能够算做人类?

“范跑跑”行为错误在先,言论错误在后,而且言论错误的危害性质更甚于其行为,这是人们无法宽容他的理由。我们不能因为他说的是真话而宽容他,也不能因为他平时无大的过失而原谅他,我们不能原谅他的理由是他的做人本质——即关于做人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可以说,在当今社会,“范跑跑”属于思想异端的人,也可以说是思想和行为都存在严重偏执的人,即便他有才学,可能他真具有如他目空一切的本领,但从根本上说,社会并不欢迎这种人。这种严重违背社会道德期许的人,人们怀疑他是否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是否属于偏执狂类型。如果不属于狂的类型,一般是不

敢与公共道德规范相对抗的。有所畏惧,是正常人的表现,无视规则,无所畏惧,是一种狂妄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不健康的人也是不适合作为教师的。所以,人们的偶然的过失能够获得人们的谅解。但怕的是有过失的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过失,而是把自己的过失标榜为正义,这就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有点流氓和无赖的品行。我们经常对一些犯有重大过失的人表现宽容,其根本就在于其有改过从善的表示,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服从,而不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践踏。往往许多犯错误的人都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希望自己能够绕过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审判,而其从根本上是对社会道德舆论是畏惧的,这也显示出正义的力量。“范跑跑”压根就是漠视社会道德的,这显然与其“传道”身份是不相符合的。

即便我们已经进入了多元社会,价值观允许多元,社会显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性,但作为教师这一特殊职业,其传播的道德范式必须以社会主流的或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归依,在此他是没有选择的。如果存在选择性的话,那么教育的目的性就无法保证,教育就不能接受社会的信托。

二、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对决

即便我们从理解“范跑跑”的本能冲动出发来原谅他,那他的行为也不是最理性的。我们知道,求生本能是人的理性行为的最基本的表现,是人在无意识状态下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受道德审判的。但如果是自己非常清醒的选择,那不可避免地接受道德的审判。如果真的象他的思想中想的那样,那他不是一个冲动行为,而是一种理性行为。当然他的理性是属于个体理性,是个体为了保存自己而采取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从个体的出发点而言是理性的,因为他认为这样自己最快、最少负担、最大限度地逃到安全地方,而未必就是真正理性的,因为个体理性必然会引起混乱和冲突,导致更大的非理性。

我们曾听说过无数次因为恐惧而导致商场、庙会的大量践踏死伤事件。从出

发点看每个人都是在为了保护自己,是个体的理性行为,但这种理性行为却是无序的,并成为盲目的,最终导致更大的非理性。如果采取有秩序的疏散或撤退,这样的代价就小的多。这次汶川的事例说明,有的学校在有组织地疏散中毫无损伤,而那种无秩序的自顾自的行为却伤亡惨重,生还者极小。这就是说集体理性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体理性的价值。所以“范跑跑”事件只说明了个体理性的作用,而没有折射出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意义。

“范跑跑”所代表的是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社会所提倡的是社会价值优位原则,换言之,个体利益不能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个体利益要服从社会利益,也就是要服从集体利益。因为个体不是完全孤独地生存,他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集体,如果集体不存在了,个体存在就没有价值了。而单个组织服从更大的组织,社会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即使在西方强调个体主义,但是在集体面前,个体必须让渡一些权利,从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契约。在社会契约面前,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强调个体利益的重要,在此个体利益的重要性是有限度的。

只有当个体利益转化成社会利益时,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个体理性也只有在变成社会理性时,个体理性才能成为真正的理性,否则这种理性就不是真正的理性,而只是一种利己的本能。

在“范跑跑”事件之后,我们更应该提倡社会理性,而不是盲目肯定个体理性。我们之所以会宽容“范跑跑”的行为,是因为他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做出的,学校作为集体、作为组织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或者说是疏于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同时他们对于作为教师的个体是缺乏约束的,所以他们也应当为出现“范跑跑”的思想和行为负责。但在普遍的无意识状态下,这种追责就没有了意义。所谓罚不责众就是这个意思。但这足以作为进行警示的范本,即教师是要对学生负责的,学校是对教师的行为负责的。■